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五十九 六十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五百二十二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五十九

祭法第二十三

正義孔氏穎達曰按鄭目錄云名為祭法者以其紀有虞氏至周天子以下所制祀羣神之數此於别錄屬祭祀　沈氏清臣曰祭法自燔柴於泰壇祭天也以至終篇即書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秩於山川徧於羣神之義疏也上只添禘郊祖廟

一段　朱子曰祭法一篇即國語柳下恵説祀爰居一段但文有先後如祀稷祀契之類只是祭祖宗耳末又説有功則祀之若然則祖宗無功不祀乎　吴氏澄曰法謂制之定者此篇記祭人鬼天神地示之定制故曰祭法

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禘大計反嚳口毒反

顓音專頊許玉反鯀本又作鮌古本反冥莫徑反契息列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有虞氏以上尚德郊禘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自夏以後稍用其姓代之　趙氏匡曰虞氏禘黃帝蓋舜祖顓頊出於黃帝則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郊嚳者帝王郊天當以始祖配則舜合以顓頊配天為身繼堯緒不可捨唐之祖故推嚳以配天而舜之世系出自顓頊故以為始祖情禮之至也舜宗堯當禹身亦宗舜凡祖者創業傳世之所

出也宗者德高而可尊其廟不遷也夏后氏禘黄帝
義同舜也郊鯀者禹尊父且以有水土之功故以配
天祖顓頊者禹世系亦出於顓頊也宗禹者當禹身
亦宗舜子孫乃宗禹也殷祖契出自嚳故禘嚳冥有
水功故郊冥以配天湯出契後故祖契宗湯者當湯
身未有宗也周禘嚳義與殷同稷有播植之功且為
始祖故祖稷當武王身亦未有宗
存異鄭氏康成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

謂祭昊天於圜丘也孔疏經傳之文稱禘非一其義各殊論語云禘自既灌及春秋禘於大廟謂宗廟之祭也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大傳云禮不王不禘謂祭感生帝於南郊也必知此是祭昊天於圜丘者以禘文在於郊祭之上郊前之祭唯圜丘耳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孔疏明堂月令云春曰其帝太皞其神句芒五時皆有帝及神又月令季秋大饗帝故知明堂之祭有五人神及五天帝也又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故知於明堂也以孝經云宗祀文王此云宗武王又云祖文王故知祖宗通言爾下有禘郊祖宗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明堂月令春曰其帝太皞其神句芒

夏曰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中央曰其帝黄帝其神后土秋曰其帝少皥其神蓐收冬曰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自夏以下稍用其姓代之先後之次有虞氏夏后氏宜郊顓頊殷宜郊契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亦禮之殺也　熊氏安生曰有虞氏禘黄帝者謂虞氏冬至祭昊天上帝於圜丘大禘之時以黄帝配之而郊嚳者謂正建寅之月祭感生帝於

南郊以嚳配也祖顓頊而宗堯者謂祭五天帝五人帝及五人神於明堂以顓頊及堯配之也祖始也宗尊也其夏后氏以下禘郊祖宗其義亦然但所配之人當代各別

辨正王氏肅曰祖宗謂祖有功而宗有德其廟不毁郊與圜丘是一郊即圜丘也天唯一而已安得有六五行分主四時化育萬物其神謂之五帝是五帝之佐也豈得稱天而鄭以五帝為靈威仰之屬非也郊

則圜丘圜丘則郊猶王城與京師異名而同處　楊氏復曰禘禮見於大傳小記子夏傳郊禮見於孝經大雅周頌祖有功宗有徳見於王肅賈誼劉歆韋玄成蓋禘與祖宗三條皆宗廟之祭無與乎祀天唯郊一條為配天之祭經傳昭然不可誣也祭法禘在郊上者謂郊以祖配天禘上及其祖之所自出禘遠而祖近故禘在郊上也鄭氏見禘在郊上便謂禘大於郊遂強分圜丘與郊為二以禘為冬至日祀昊天上

帝於圜丘而以嚳配之以郊為祭感生帝於南郊而以稷配之既謂禘郊皆為配天矣遂併以祖宗為祀五帝於明堂而以祖宗配之輕肆臆說實皆非也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燔音煩瘞於滯反折之設反舊音逝

正義鄭氏康成曰壇折封土為祭處也壇之言坦也坦明貌也折炤晳也必為炤明之名尊神也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連言爾孔疏陰祀宜用黑犢今承祭天之下故連言用

騂犢也

孔氏穎達曰燔柴謂積薪於壇上而取玉及牲置柴上燔之使氣達於天也瘞埋謂瘞繒埋牲也按禮器云至敬不壇此云燔柴於泰壇者謂燔柴在壇設饌在地義具禮器及郊特牲疏　陳氏祥道曰泰壇南郊之壇也以之燔柴泰折北郊之坎也以之瘞埋言壇則知泰折之為坎言折則知泰壇之為圜宗廟之禮瘞埋於兩階之間則壇必設於圜丘之南坎必設

於方丘之北矣燔柴以升烟瘞埋以達氣則燔必於
樂六變之前瘞必於樂八變之前矣　方氏慤曰燔
柴則升而明瘞埋則藏而幽升而明者天道也藏而
幽者地道也壇為高以見折之為深折為方以見壇
之為圜圜而高者天形也方而深者地形也
存異陸氏佃曰此合祭也主天而已故雖瘞埋猶從
祭天之牲即祠北郊應用黝犢說者曰天地無合祭
之壇則春秋言郊何以有三望中庸言事上帝何以

有社按周書郊祀亦及聖帝明王荀子所謂郊者并百王於上天而祭祀之是也葢大報天神人鬼地示皆與故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　又曰用騂犢當連下埋少牢於泰昭讀為一段葢四時者陰陽之氣升降出入於天地之中故用騂犢埋少牢以祀之少牢言埋則祭之於泰昭之下也騂犢言用則祭之於泰昭之上者鄭解騂犢以屬上句葢祭天用蒼犢祭地用黝牲今用騂犢以天則非蒼以地則非黝非

是也（案圜丘則牲用蒼方澤則牲用黄從天地之色也祈穀祈年及出征廵守之告祭皆用騂從周所尚也）

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宫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相近依注讀為禳祈王肅作祖迎宗讀為禜禜敬反王如字見賢遍反亡如字一音無）

正義鄭氏康成曰昭明也亦謂壇也時四時也亦謂

陰陽之神也埋之者陰陽出入於地中也孔疏祭時者謂祭四時陰陽之神也春夏為陽秋冬為陰若祈陰則埋牲祈陽則不應埋之令總云埋者以陰陽之氣俱出入於地中而生萬物故並埋之以享陰陽為義也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孔疏以埋少牢之文在諸祭之首故知以下皆用少牢用少牢者降於天地也先儒云不薦熟惟殺牲埋之也按小司徒小祭祀奉牛牲則王者之祭無不用牛此用少牢者謂祈禱之祭也相近當為禳祈聲之誤也禳猶却也祈求也寒暑不時則或禳之或祈之寒於坎暑於壇孔疏寒暑之氣應退而不退則禳却之應至而不至則祈求之寒於坎寒陰也暑於壇暑陽也王宮日壇王君也日稱君宮壇營域

也夜明月壇也孔疏曰神尊故其壇曰君宮月明於夜故其壇曰夜明也宗皆當為禜字之誤也幽禜星壇也孔疏幽闇也星至夜而出故曰幽星以昏始見禜之言營也孔疏案莊二十五年公羊傳云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為闇恐人犯之故營之是禜有營意雩禜水旱壇也雩之言吁嗟也孔疏水旱為人所吁嗟曰幽禜雩禜皆為域而祭之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四方即謂山林川谷丘陵之神也祭山林丘陵於壇川谷於坎每方各為坎為

壇孔疏謂四方各為一坎一壇怪物雲氣非常見者也孔疏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者此明四坎壇所祭之神也怪物慶雲之屬風雨雲露並益於人故皆曰神而得祭也有天下謂天子也百者假成數也孔氏穎達曰此總明四時以下諸神所祭之處及天子諸侯不同之禮天子祭天地四方言百神舉全數也諸侯不得祭天地若山林川澤在其封內而益民者則得祭之如魯之泰山晉之河楚之江漢是也亡無也謂其境內無此山川則不得祭也　又曰案周禮大宗

伯備列諸祀而不見祭四時寒暑水旱者宗伯所記謂周禮歲時常祀此經所載謂四時乖序寒暑僭逆水旱失時須有祈禱之禮也然案莊二十五年左傳云凡天災有幣無牲此禱祈得用少牢者彼天災謂日月食之示以戒懼人君先須修德不當用牲若水旱歷時禱而不止則當用牲故詩雲漢云靡愛斯牲

周氏諝曰月為陰而盛於夜故曰夜明於星謂之幽者以對月而言則月為明而星為幽也水旱必謂

之雩者以祭旱為主蓋陰中之陽升則為雨故雩祭所以助達陰中之陽者也

存疑張子曰寒暑無定暑近日壇寒近月坎而已故日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注謂相近為禳祈者非

方氏慤曰幽言其隱而小揚雄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故祭星之所謂之幽宗焉雩主祭旱言之兼祭水而主旱言之者雨以時至亦無患也幽雩皆謂之宗宗尊也祭祀無所不用其尊詩曰靡神不宗無所

不用其尊之謂也　陳氏澔曰相近當為祖迎字之誤也寒暑一往一来往者祖送之来者迎迓之周禮仲春晝迎暑仲秋夜迎寒則送之亦必有其禮也案或謂四坎壇分置於四郊望而祭之曲禮所謂天子祭四方祭山川是也四方即四方之神東方青帝太皡南方赤帝炎帝西方白帝少皡北方黑帝顓頊每方以一帝為主而一方之山林川谷丘陵皆從祀焉周禮宗伯兆五帝於四郊者即此月令迎春於東

郊迎夏於南郊迎秋於西郊迎冬於北郊者亦即此

曲禮言諸侯方祀祭山川而此不言方祀者文略耳

附存之以備一説

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

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

其餘不變也更古行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折棄敗之言也鬼之言歸也　孔

氏穎達曰此論人死與萬物不同及五代七代變與

不變之義總包萬物故曰大凡皆受天之賦命而生故皆曰命萬物無知死皆曰折人為有識故死曰鬼此之名號從黄帝正名百物以来至於堯舜禹湯及周所不變更也黄帝以下七代所變易而立者是禘之與郊及宗祖也除此外其餘社稷山川五祀之等不改變也　方氏慤曰折言其有所毁鬼言其有所歸不變者所命之名也更立者更立所祭之人也名既當於實故無事乎變人既異於世故必更立焉前

先祖而後宗者遠近之序此先宗而後祖者親疏之序

存疑鄭氏康成曰五代謂黄帝堯舜禹湯周之禮樂所存法也七代通數顓頊及嚳也孔疏以上云禘郊祖宗有顓頊及嚳故也所不變者則數其所法而已變之則通數所不法爲記者之微意也少昊氏脩黄帝之法後王無所取焉　方氏慤曰名之不變止自堯而下者蓋法存乎堯而已由堯以前其法未成其名容有變也

案五代七代記無明文要而論之黄帝為立法之祖不應在不變及更立之中周亦猶是不變及更立者不應置之五代七代之外况此記上下皆合周言之胡獨此不言周則鄭之舍周而言黄帝者悮也又疏謂鄭以上記文言顓及嚳而易緯易繫辭皆不言少昊則以少昊不在七代之内猶之可也若謂少昊脩法後世無取則顓亦下記所謂脩者胡舍少昊而獨取之孔合唐虞三代為五又增顓嚳而為七則鄭注

之非明矣至方氏法成於堯之説則又與下記義不合也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為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

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大夫立三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墠音善適丁歴反顯考無廟之顯依注作皇

正義鄭氏康成曰建國封諸侯也置都立邑爲卿大

夫之采地及賜士有功者之地廟之言貌也宗廟者先祖之尊貌也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封土曰壇除地曰墠書曰三壇同墠孔疏書金縢文祭皆為壇無祭於平地者去壇為墠之說可疑矣案此則王皇皆君也顯明也祖始也孔疏皆爾雅釋詁文名先人以君明始者所以尊本之意也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孔疏昭之遷主總合藏武王祧中穆之遷主總合藏文王祧中故鄭注周禮守祧先公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至大祫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是毀廟主在太廟祫乃陳之故知不𥦗以下遷主藏於后稷廟也文武二廟既不毀則文武以



下遷主不可越文武上藏於后稷之廟故知藏於文武廟也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案文武以下遷主皆藏兩世室中故謂文武世室為二祧諸侯無世室祧主藏太祖夾室故即謂始祖廟為祧享嘗謂四時之祭天子諸侯為壇墠所禱謂後遷在祧者也既事則反其主於祧鬼亦在祧顧遠之於無事祫乃祭之爾春秋文二年秋大事於太廟傳曰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是也魯煬公者伯禽之子也至昭公定公久已為鬼而季

氏禱之而立其宮則鬼之主在祧明矣惟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禘祫無主爾其無祖考者庶士以下鬼其考王考官師鬼其皇考大夫適士鬼其顯考而已大夫祖考謂别子也凡鬼者薦而不祭王制曰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適士上士也官師中士下士庶士府史之屬此適士云顯考無廟非也當為皇考字之誤　孔氏穎達曰此明天子以下尊卑旣異上祭祖廟多少不同之事

王立七廟者親廟四始祖一文武不遷合為七廟也七廟之外又立壇墠各一近者封土遠親除地示將去然也父廟曰考考成也謂父有成徳之美也王考廟者祖廟也王君也祖尊於父故加君名也皇考曾祖也皇大也君也曾祖轉尊又加大君之稱顯考高祖也顯明高祖居四廟最上故以高目之祖考廟者始祖也此廟為王家之始故云祖考也去祧為壇謂高祖之父也不得四時而祭之若有祈禱則出就壇

受祭也去壇為墠者謂高祖之祖也不得在壇若有祈禱則出就墠受祭也高祖之父初寄在祧不得於祧中受祭故曰去祧高祖之祖經在壇而今不得祭故云去壇在壇墠者不得享嘗有祈禱乃祭之無祈禱則不得祭也去墠曰鬼者若又有從壇遷來墠則此前在墠者遷入石函為鬼雖有祈禱亦不得及惟禘祫乃出也諸侯立五廟壇墠與天子同無功德之祖為二祧也月祭三廟顯考祖考不得月祭止預四

時皆降於天子也去祖謂去太祖也即高祖之父諸
侯無功德二祧若高祖之父亦遷即寄太祖而不得
於太祖廟受時祭唯有祈禱則去太祖而往壇受祭
也大夫立三廟二壇者異於君故立二壇而不墠也
顯考祖考無廟以其卑也大夫高太二祖無廟若有
祈禱則為壇祭之去壇為鬼者謂高祖若遷去於壇
則為鬼不復得祭但薦之太祖壇而已若大夫有太
祖之廟者其義具王制疏適士謂天子三等諸侯上

士悉二廟一壇也顯當為皇皇考曾祖也曾祖既無廟有祈禱則為壇祭之若遷去於壇則為鬼不復祭也官師謂諸侯中士下士為一官之長者也一廟為父立之王考雖無廟而猶獲祭謂在考廟者去王考為鬼謂曾祖則不得祭又無壇若有祈禱則薦之於廟也庶士府史之屬庶人平民也賎故無廟死則曰鬼亦得薦之於寢王制云庶人祭於寢是也　方氏慤曰分地者分天子之地建國者建諸侯之國置都

者置公卿之都立邑者立大夫之邑分地建國畿外之臣所以嗣也置都立邑畿内之臣所以禄也　陳氏祥道曰月祭者薦新之祭也月令獻羔開冰薦鮪羞含桃與夫嘗麥嘗穀嘗麻嘗魚皆先薦寢廟是也享嘗者四時之祭周官大宗伯春祠夏礿秋嘗冬烝及司尊彛所載彛舟尊罍是也有禱焉者求福之祭也周官小宗伯大烖及執事禱祠於上下神祇凡王之會同軍旅田役之禱祠肄儀為位凡天地之大烖

類社稷宗廟則為位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國有大烖故皆令禱祀是也　朱子曰官師諸有司之長也官師一廟止及禰却於禰廟併祭祖適士二廟即祭祖祭禰皆不及高曾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廟而三大夫亦有始封之君如魯季氏則公子友仲孫氏則公子慶父叔孫氏則公子牙是也　吳氏澄曰親廟四祧廟二共為三昭三穆并太祖凡七廟有功德可宗者别立廟百世不毁

與太祖同宗或多或少或有或無故不預七廟之數

孔氏穎達曰此遷主所藏曰祧者是對例言之若散而通論則凡廟曰祧故昭元年左傳云其敢愛豐氏之祧彼祧遠祖廟也襄九年左傳云君冠必以先君之祧處之服虔注云曾祖廟曰祧也

存疑孔氏穎達曰大夫無主故無所寄藏　又曰遠廟謂文武廟也文武廟在應遷之列故云遠廟特為功德而留故謂為祧有文武二廟不遷故云有二祧

享嘗四時祭祀文武特留故不得月祭但四時祭而已　陳氏祥道曰周官隷僕掌五寢之埽除糞灑之事所謂五寢者自考廟以至祖考之寢廟也王七廟而其寢乃五者為其二祧將毀先除其寢所以見孝子孝孫之心不欲遽毀故去有漸也

辨正　徐氏邈曰左傳稱孔悝反祏又公羊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注義以為斂攝神主而已不暇待祭也此皆大夫有主之文又禮言重主道也埋重則立

主今大夫士有重亦宜有主以紀别座位有尸無主何以為别將表稱號題祖考何可無主今案經傳未見士大夫無主之義有者為長　陳氏祥道曰薦新止於寢廟則月祭不及二祧亦明矣王肅謂二祧一為高祖之父則五世矣一為高祖之祖則六世矣誠能明其言之意而不溺於文王之功德則通矣又曰父昭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而無定法者義也故周於三昭三穆之外而有文武之廟魯於二

昭二穆之外而有魯公之世室王舜劉歆王肅韓愈之徒皆謂天子祖功宗德之廟不在七世之列特鄭康成以周禮守祧有八人小記王者立四廟則謂周制七廟文武為二祧親廟四而已是不知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尚為近廟其所以宗之之禮特起於後代也果所以宗之者在七廟内使繼世祖先間有豐功盛德不下文武復在可宗之列則親廟又益殺乎理必不然　馬氏睎孟曰說者以為七廟之中祧廟二

則為文武之廟其說非也遠廟為祧而二祧之廟止於享嘗而已苟文武之廟而祭止享嘗亦非先王所以尊祖宗之意也　楊氏復曰按祭法與王制不同大抵王制略而祭法詳又案三壇同墠之說出於金滕乃因有所禱而為之非宗廟之外預為壇墠以待他日有禱也孝經為之宗廟以鬼享之非去墠為鬼也晉張融謂祭法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去墠為鬼皆衰世之法則所言難以盡信

案此記天子兼二祧為七廟葢韋玄成說也劉歆則謂天子本七廟加二祧為九語類中朱子獨以劉說為然則文武世室不在七廟數中自有定論先儒若陳氏馬氏吳氏亦各躗劉而疑鄭其以文武世室為二祧者周禮鄭注所謂因祧主所藏故名為祧聘禮不腆先君之祧其義亦如之二祧之祭各經雖無明文以理論之二祧為高祖之祖父其祭視太廟親廟宜少殺此記所以有享甞乃止之文也若以文武世

室為七廟中之二祧則宜月祭而不止享嘗矣孔氏謂祧不月祭本望經為説至陳氏以二祧將毀并埽除之事去之其意若以為文武之廟則不可以將毀言若以將遷為將毀則高祖矣焉有廟在四親之内乃去其月祭并埽除之不事乎要之記有二祧必非文武廟也若文武廟何至不月祭耶

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

立社曰置社為于偽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羣衆也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郊特牲曰唯為社事單出里　孔氏穎達曰此明天子以下立社之義羣姓謂百官以下及兆民大社在庫門内之右故小宗伯云右社稷王社在耤田王所自祭以供粢盛故詩頌云春耤田而祈社稷是也諸侯國社亦在公宫之右侯社在耤田

大夫以下為衆特置故曰置社

通論陳氏祥道曰有天下之社有一國之社有衆人之社有一人之社有失國之社大社天下之社也國社一國之社也王社侯社一人之社也喪國之社屋之失國之社也三社之制大社為大此孟子所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也喪國之社天子所以為戒則又次於王社矣以言安不可以忘危也書曰夏社禮與春秋曰亳社皆以為戒而已然則諸侯有國社

侯社與春秋之亳社亦三社矣天子之社在雉門之右而縣詩曰乃立應門繼之曰乃立冢土冢土社也則諸侯之社亦在門内也天子之牲太牢則諸侯當用少牢若郊特牲曰社事單出里丘乘供粢盛此大夫以下之社也

案社有與郊對舉者漢志引禮記祭地於泰折在北郊就陰位也案今記無此蓋逸文周禮大宗伯以冬日至致天神夏日至祭地示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四圭有邸以

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大司樂圜丘方澤此禋祀之禮禮之最重者也社有與稷並稱者大司徒設社稷之壝會社稷之職夏官小子掌衈于社稷此血祭之禮禮之稍輕者也方澤祭全載之地大社祭中國九州之地王社祭畿内之地諸侯國社祭其一國之地下而州社祭一州之地里社祭一里之地天唯天子得祭之地則諸侯大夫士無不得祭但有廣狹不同者天父道地母道也天尊地親父尊母親天非天子

不得郊見地各以其所食為社也惟於天尊之故禮多舉郊而祈穀祈年不及舉其重以明尊也於地親之故瘞埋泰折止一言而大社王社國社侯社置社悉數之舉其多以明親也不明此義而胡氏有社無北郊之惑生矣

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為立五祀大夫

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戸或立竈霤力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中霤主堂室居處門戸主出入行主道路行作厲主殺罰竈主飲食之事明堂月令春曰其祀戸祭先脾夏曰其祀竈祭先肺中央曰其祀中霤祭先心秋曰其祀門祭先肝冬曰其祀行祭先腎聘禮曰使者出釋幣於行歸釋幣於門孔疏此證大夫有門行士喪禮曰疾病禱於五祀孔疏此證士亦有五祀司命與厲

其時不著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　孔氏頴達曰此明天子以下立七祀五祀之義司命者宮中小神非天之司命故祭於宮中國門謂城門也國行謂行神在國門外之西泰厲謂古帝王無後者此鬼無所依歸好為民作禍故祀之也此七祀是為民所立與衆共之其自為立者王自禱祭不知其當同是一神為是別更立祀也諸侯減天子戶竈二祀故五祀公厲謂古諸侯無後者諸侯稱公其鬼曰公厲大

夫減諸侯司命中霤故三祀族厲古大夫無後者鬼也曰門曰行者大夫無民國故不言國門國行也方氏慤曰司命即周官以槱燎祀司命者是矣厲即春秋傳所謂鬼有所歸乃不為厲是矣以司人之命祀之求有所延慮其為厲故祀之使有所歸也門行曰國而戶竈不言者以其在內故也大夫而下雖門行亦不言者以所立皆非為國也司命天神故首言之中霤土神故次言之門在外故又次於中霤行在

道故又次於國門厲之施毒不特在道而已故又次於國行户雖在内特用於房户之間而已故又次於泰厲竈則化飲食以養人非人之養也故以是終焉獨族厲先於門行者以厲之為道在天道則為卑在人道則為尊故或先或後以尊卑之辨也大宗伯言以血祭祭社稷五祀則七祀之説非周制可知曲禮王制止言大夫祭五祀葢以周制言之上可得以兼下而五祀主於家故也

通論陳氏祥道曰五祀見於周禮禮記儀禮雜出於史傳多矣特祭法以司命泰厲為七祀而左傳家語則以五祀為重該修熙黎勾龍五官月令為門行戸竈中霤白虎通劉昭之徒為門井戸竈中霤鄭氏釋大宗伯則用左傳家語釋小記則用月令釋王制則用祭法而荀卿謂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侍西房則五祀固非四方之五官侍必百人則五祀固非門戸之類然則所謂五祀其名雖同其祭各有所主也

七祀之制不見他經鄭氏以七祀為周制五祀為商制然周官雖天子亦止於五祀儀禮雖士亦備五祀則五祀無尊卑隆殺之數矣祭法曰七祀推而下之至於適士二祀庶人一祀非周禮也五祀中霤祀於中央竈祀於夏井祀於冬戸在内而竒陽也故祀於春門在外而耦陰也故祀於秋兩漢魏晉立五祀井皆與焉隋唐用月令祭行及復脩月令冬亦祀井而不祀行然則行神亦特軷於始行而已非先王冬日

之常祀也考之於禮五祀之牲羊牲案小司徒小祭祀共羊牲

於廟有主有尸觀月令臘先祖五祀同時則五祀祭

於廟可知曾子問祭五祀尸入則有尸既殯而祭不

酳不酢則凡祭五祀固有侑酳與酢矣老婦之祭先

儒以為竈配則五祀固有配矣先儒又謂卿以上宗

廟有主五祀亦有主大夫以下宗廟無主五祀亦無

主然大夫之廟未嘗無主五祀有主與否不可考也

餘論馬氏端臨曰司命與厲當有祭之之所若中霤

門戶行竈則所祭之神即其地也而隋唐以時享祖宗時并祭於廟葢本鄭康成説然康成注禮記月令言祭於廟注周禮宮正言祭七祀於宮中夫五祀皆人生日用起居所係當即宮居而祭之若廟則所以崇奉祖宗不當雜祭他鬼神於其地如門戶中霤廟亦有之因時享而并祀於其地猶可也若司命竈行於廟何關况泰厲乃帝王之無後者非我族類得毋有相奪予享之患乎

存疑鄭氏康成曰今時民家或春秋祠司命行神山神門户竈在旁是必春祠司命秋祠厲也或者合而祠之山即厲也民惡言厲巫祝以厲山為之謬乎存異鄭氏康成曰此非大神所祈報大事者也小神居人之閒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爾司命主督察三命孔疏案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譴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

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

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殤音傷

正義鄭氏康成曰祭適殤者重適也祭適殤於廟之奥謂之隂厭王子公子祭其適殤於其黨之廟大夫以下庶子祭其適殤於宗子之家皆當室之白謂之陽厭凡庶殤不祭　孔氏穎達曰此明天子以下祭殤之差鄭注王子謂王之庶子公子謂諸侯之庶子不得為先王先公立廟無處可祭適殤故祭於黨之廟謂王子公子但為卿大夫得自立廟與王子公子

同者就其廟而祭之適殤其義已具曾子問　方氏愨曰玄孫之子為來孫必曰來者言其世數雖遠方來而未已也曾玄見小記解殤見檀弓解每言適則庶殤在所不祭矣重本故也然以尊而祭卑故曰下祭且在王而下每殺於廟數之二焉曾子問所謂陰厭陽厭者是矣　應氏鏞曰祭殤之數尊者所及遠卑者所及近澤有厚薄則禮有隆殺也德厚者流光既上及其祖又下及其殤祭及於五所愛者遠也祭

止於適所重正統也不混淆也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烖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鄣洪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

能脩之契為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寛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材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禦魚呂反菑音哉共音恭鄣音章殛紀力反去起呂反夫音扶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所謂大神也春秋傳曰封為上公祀為大神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或曰有烈山氏棄后稷名也共工氏無錄而王謂之霸在太昊炎

帝之問孔疏本漢律歷志文案月令春其帝太皡夏其帝炎帝不載共工氏是無錄以水紀官是無錄而王又案昭十七年左傳郯子稱黄帝以雲紀炎帝以火紀共工氏以水紀太皡氏以龍紀從下逆陳是在炎帝之前太皡之後也著衆謂使民興事知休作之期也賞善謂禪舜封禹稷等也能刑謂去四凶義終謂既禪二十八載乃死也野死謂征有苗死於蒼梧也案辨詳檀弓殛死謂不能成其功也明民謂使之衣服有章也民成謂知五教之禮也冥契六世之孫也案竹書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帝杼十三年商侯冥死於河其官玄冥水官也案為玄冥之官

者脩與熙二人乃少皥之後非契後𡨋雖治水未嘗為玄𡨋之官冥其名非官也虐菑謂桀紂也烈業也族猶類也祀典謂祭祀也　孔氏穎達曰法施於民若神農后土帝嚳與堯及黄帝顓頊與契之屬是也以死勤事若舜及鯀冥是也以勞定國若禹是也禦大菑捍大患若湯及文武是也農謂厲山氏後世子孫名柱能殖百穀故國語云神農之子名柱作農官因名農是也夏末湯遭大旱七年欲變置社稷故廢農祀棄祀以為稷者謂農及棄皆祀之以配

稷之神也共工後世之子孫為后土之官后君也為君而掌土能治九州五土之神故祀之以配社之神帝嚳能紀星辰序時候以明著使民休作有期不失時節故祀之也堯以天子位授舜封禹稷官得其人是能賞均平也五刑有宅是能刑有法也舜征有苗仍巡狩陟方而死是勤衆事而野死鯀塞水無功被堯殛死於羽山治水九載亦有微功故得祀之又世本云作城郭是亦有功也鄭答趙商云鯀非誅死放

居東裔至死不得反於朝耳禹能脩父之功故祀之

上古雖有百物而未有名黄帝為物作名正名其體

明民謂垂衣裳使貴賤分明得其所也共財謂山澤

不鄣教民取百物以自贍也湯除虐謂放桀也去民

之菑謂伐紂也自厲山氏以下所得祀者皆有功烈

於民也及夫日月星辰者釋上文泰壇泰折等祀也

上有祭地祭天祭四時寒暑水旱此不言者舉日月

則天地可知四時寒暑水旱則日月陰陽之氣故舉

日月以包之非此族謂非厲山以下及日月星辰之等無益於民者悉不得預於祭祀之典也　劉氏彛曰法施於民則祀之者民賴其法成身者也伏羲氏作八卦而民賴之以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義神農氏作耒耜而民賴之以知耕種之益黄帝氏作衣裳而民賴之以知尊卑上下之分堯舜執遜避之義而民賴之以知廉讓崇德之美后稷立耕稼之規而民賴之以知粒食畎畝之法是皆功及萬世而莫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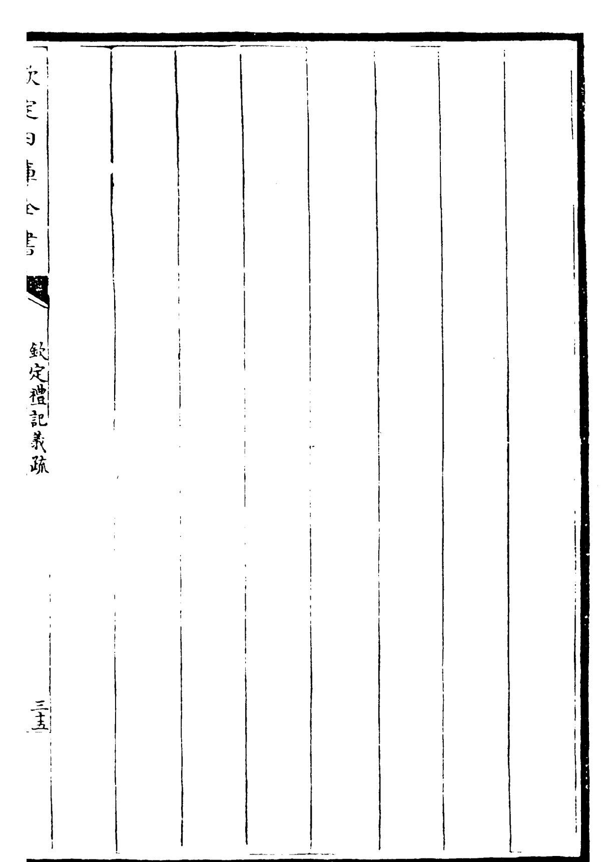
或違故有天下者祀以為報所以重民之生也以死勤事者忠於國者弗顧其生義於君者弗惜其死祀之則忠義勸於天下矣以勞定國者夙夜勞瘁弼成王業如伊尹之相湯升陑如吕望之鷹揚我武如周公之坐以待旦也能禦大菑者如洪水為菑而后土氏能平五土懐襄昏墊而夏后氏能滌九源既免民之魚鼈又敷土以播殖也能捍大患者如獮狁猾夏而宣王斥之管蔡亂國而周公征之楊墨亂敎而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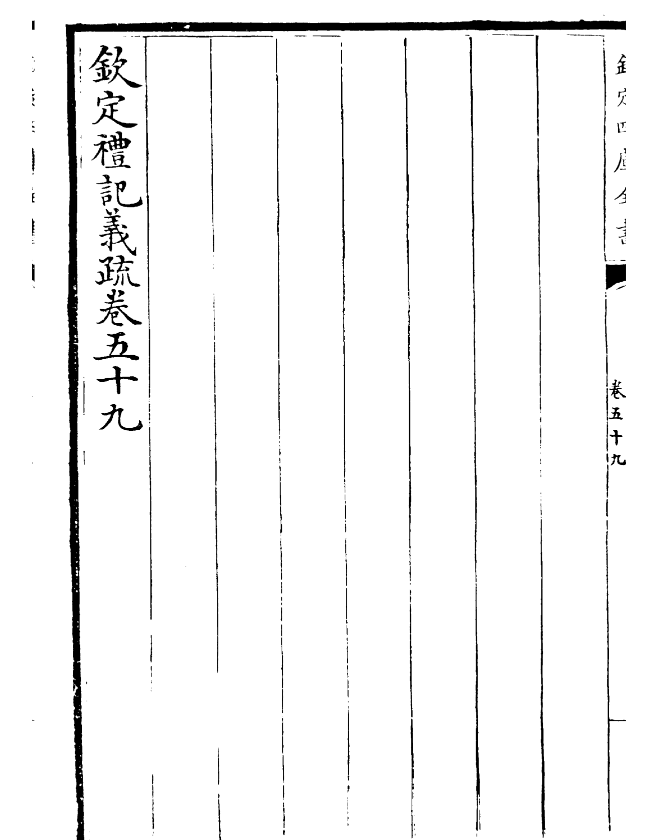
子闢之皆俾大患弗克興焉黄帝正名百物者謂垂衣裳而定尊卑之法為舟楫而取諸涣服牛乘馬而取諸隨重門擊柝而取諸豫設杵臼而取諸小過弦弧矢而取諸睽作宮室而取諸大壯易棺椁而取諸大過立書契而取諸夬皆其正百物之名以興天下之利而共其財用於無窮者也　陳氏祥道曰凡聖賢之有功烈於民者葢皆應時而造隨所著見而已其内之所存豈止於此哉堯之道至於無能名而其

所以見祀者止於賞均刑法以義終舜之道至於無為而其所以見祀者止於勤衆事而野死以此推之則功烈者道德之迹迹者祀典之所可載而其為道非祀典之所可盡也夫法施於民所謂民功曰庸也以死勤事以勞定國所謂事功曰勞也能禦天之大菑捍人之大患所謂治功曰力也

契禹貢言既脩太原存鯀功也則權其保障太原之功而秩祀之宜也奉以配天似過而國語晉平公疾

夢黄熊鄭國僑言鯀化黄熊實爲夏郊三代舉之令周少卑晉實繼之韓起告晉侯晉祀夏郊董伯爲尸與此言夏郊鯀合而劉氏基云夏之天下受之舜舜之殛鯀天刑也禹受舜禪而升其罪人以配天逆於舜即逆於天天其弗享之矣持論甚正令思國語謂鯀化黄熊語已近怪三代皆舉夏郊配祭以鯀理亦不確而謂晉可代周郊天尤爲非禮子産不應有是言也或屬晉人飾說而記者亦因附會與





欽定禮記義疏卷五十九

欽定禮記義疏卷六十

祭義第二十四之一

正義孔氏穎達曰案鄭目録云名曰祭義者以其記祭祀齊戒薦羞之義也此於别録屬祭祀　方氏慤曰陳乎外者祭之法存乎内者祭之義君子於祭豈徒法爲哉亦有義存焉爾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若冠昏射燕聘與鄉飲酒皆言義

也亦此意　吳氏澄曰凡儀禮經中有其禮者後人釋其經而謂之義若冠義昏義燕義聘義等篇是也儀禮正經無天子諸侯祭禮止有卿大夫士祭禮三篇此篇總説天子諸侯以下之祭與諸篇引儀禮經文而釋之者不同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

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數色角反悽音妻愴初亮反濡音儒怵敕律反惕他歷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忘與不敬違禮莫大焉合於天道因四時之變化孝子感時念親則以此祭之也春禘夏殷禮也周以禘為殷祭更名春祭曰祠孔疏王制春礿夏禘周禮春祠夏禴故鄭謂此夏殷禮鄭於郊特牲春禘注當為礿則此亦同　案天子犆礿春物未成祭品薄也則於春言礿者是此與郊特牲皆言春禘或舉以該夏歟非其寒之謂謂悽愴及怵惕皆為感時念親也霜露既降禮說在秋此無

秋字蓋脫爾迎來而樂樂親之將來也送去而哀哀其享否不可知也小言之則為一祭之閒孔疏一祭比一年為小孝子不知鬼神之期孔疏不知鬼神去來故祭初若來故樂祭末若去故哀推而廣之放其去來於陰陽孔疏由一祭推一年春夏陽生長似神之來故有樂秋冬陰斂似神之去故無樂孔氏穎達曰此篇總論祭事此節明孝子感時念親四時設祭之意禘陽之盛也嘗陰之盛也陰陽氣盛孝子感而思念其親故君子制禮合於天道秋不言如見春不言非其煖互文也先

秋後春以悽愴為甚周禮四時祭皆有樂殷烝嘗之祭亦有樂故那詩云庸鼓有斁萬舞有奕下云顧予烝嘗則殷秋冬亦有樂義具郊特牲疏吳氏澄曰儀禮少牢特牲大夫士四時皆不用樂此蓋天子諸侯之祭然亦不知所據 方氏慤曰數疏言其時煩怠言其事不敬與忘言其心君子之於祭自外入者因時以舉事因事以生心由中出者因心以行事因事以從時以時對月則時不為近以時對歲則時不為遠然朔月有告以於禮為小而不嫌於數

也三年有祫以於禮為大而不嫌於疏也禘非不送往而哀也然順陽出之義故以迎來為主而有樂嘗非不迎來而樂也然順陰入之義故以送往為主而無樂一祭之閒神未嘗不來亦未嘗不往人未嘗不樂亦未嘗不哀也經之所言特各有所主爾　輔氏廣曰以一祭言之則始為來而終為往以一歲言之則陽為來而陰為往

致齊於内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

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齊側皆反散悉但反樂五孝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致齊思此五者也散齊七日不御不樂不弔耳見所為齊者思之熟也所嗜素所欲飲食也春秋傳曰屈到嗜芰孔疏楚語云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

孔氏穎達曰此明祭前齊日之事五事先思其麤漸思其精故居處在前樂嗜居後思念其親精意純熟目想之若見其所為齊之親也

方氏慤曰

齊於內所以慎其心齊於外所以防其物散齊若所謂不飲酒不茹葷之類齊三日則致齊而已必致齊然後見其所為齊者思之至故也

存疑程子曰凡祭必致齊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此孝子平日思親之心非齊也齊不容有思齊者湛然純一方能與鬼神接然能事鬼神已是上一等人　張子曰齊須是屏絕思慮至祭之日便可與神明交若如此思之却惹起無窮哀戚如何接神所謂

思其居處笑語惟當忌日宜如此

辨正真氏德秀曰程氏謂齊不容有思有思非齊也蓋齊與戒異當七日之戒凜然祗懼容有思焉及齊三日則湛然純一無所思矣此齊與戒之分也愛慕之極儼乎其若存誠慤之極昭乎其有見敬則有不敬則無矣故親在而養必以敬親沒而享亦以敬親之存沒有異而孝子之敬則同夫如是則終身弗辱其親矣　黄氏震曰齊之言齊也齊者致一也齊而

一於思親則外事絶矣思親不害於為齊也若謂齊不可有思恐淪於莊子心齊之説後世竊之為禪學者也程氏講明正學而門人多流於禪往往多附益之學者宜謹孔子曰祭思敬

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戸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戸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僾音愛還音旋本亦作旋愾開代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周還出戸謂薦設時也無尸者孔疏

若特牲少牢主婦設豆及佐食設俎之屬闔戶若食間孔疏案士虞禮無孫行為尸則祝闔戶牖如正祭尸一食九飯之頃則有出戶而聽之 陸氏德明曰僾微見貌 孔氏穎達曰此明祭之日孝子想念其親也入室謂祭之日朝初入廟室時也髣髴如見親之在神位也出戶謂薦饌時孝子薦俎酌獻行步周旋或出戶當此時必有愾息肅肅然如聞舉動容止之聲設薦已畢孝子出戶而靜聽愾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也 慕容氏彥逢曰前言致思於未祭之

始此又言祭之日也僾然者以愛之至則存不忘乎心故必有以見乎其位肅然者言思之静於無聲之中而有所聞周旋出戶者以親之在此不忍遽退也出戶而聽者已祭出戶猶疑而聽焉悵親之將往而不得見也既愾然矣又有聞焉則思不能忘也歎息之聲遠而微矣此其所以為至也　馬氏晞孟曰僾然言其貌肅然言其容愾然言其氣

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絶乎耳心志嗜欲

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慤苦角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存著則謂其思念也　孔氏穎達曰此覆說孝子祭時念親之事孝子致極愛親之心則若親之存以嗜欲不忘於心故也致其端慤敬親之心則若親之顯著以色不忘於目聲不忘於耳故也如親有在當想見之何得不敬乎　方氏慤曰色不忘乎目常若承顏之際也聲不絶乎耳常若聽命

之際也愛言追念之思慤言想見之誠致其愛矣親雖亡而猶存致其慤矣神雖微而猶著　馬氏晞孟曰存者有在乎内也著則有見乎外也　輔氏廣曰存雖若存於内著雖若著於外然誠不可以内外言故終之以著存不忘乎心

案此一節結上文兩節之意色不忘乎目則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矣聲不絶乎耳則周旋出戸聞其容聲出戸而聽聞其歎息之聲矣心志嗜欲不忘乎

心即上文思其居處笑語志意所樂所嗜是也致愛則存以下總見先王之孝存著皆本於誠

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養羊尚反夫音扶

正義鄭氏康成曰享猶祭也饗也忌日親亡之日忌日者不用舉他事如有時日之禁也祥善也志有所至至於親以此日亡其哀心如喪時　孔氏穎達曰

此明孝子終身念親不忘之事　方氏慤曰生事之以禮所謂敬養也死祭之以禮所謂敬享也然猶未也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故曰思終身弗辱也練祥則止於又期而已忌日則比年有焉故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以於是日志於親而有所至故不敢盡情於他事　輔氏廣曰一息不敬則絕於理絕於理則辱其親志有所至謂思念於親必極其至　吳氏澄曰此因上文安

得不敬而以養享二字言君子終身之敬又因終身二字而以忌日一事言君子終身之哀

通論張子曰或問忌日有薦可乎曰古則無之今有於人情自亦不害

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怍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鄉去聲盎烏浪反相息亮反齊

如字愉羊朱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能饗帝能饗親謂祭之能使之饗也帝天也中心鄉之乃能使其祭見饗也奠盎設盎齊之奠也勿勿猶勉勉慤愛之貌此時君牽牲將薦毛血孔疏皇氏疑君制祭夫人酌盎齊以獻此於事太早以奠盎為洗牲勘諸經傳無據則即言制祭無妨君獻尸而夫人薦豆謂繹日也儐尸主人獻尸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醢孔疏此有司徹文上大夫儐尸則天子諸侯之繹也

孔氏穎達曰此明孝子祭祀欲親歆饗之意饗帝為

難故聖人能之饗親不易故孝子能之此本為饗親而發欲與饗帝同也孝子歸鄉然後能使神靈歆饗齊齊整齊之貌愉愉和悅之貌忠謂忠心也　方氏慤曰孝子之饗親鄉之以心而人道盡矣故臨尸而不怍　馬氏睎孟曰饗帝饗親致其誠而已聖人體其道之盡也蓋德不足以與之對則亦非鄉之之盡也聖人盡天道也孝子盡人道也　慕容氏彥逢曰書曰面稽天若面天所若而不背所謂鄉也孟子曰

大孝終身慕父母則其心之所鄉可知　項氏安世曰以人而交於神非惻怛純至與之俱化者不能達也故曰惟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仁人之心與天地為一體孝子之心與父母為一人也　輔氏廣曰德與天同然後能饗帝心與親一然後能饗親內直之謂敬盡已之謂忠內直則外自齊盡已則盡人無不順

存異鄭氏康成曰色不和曰怍孔疏曲禮云容無怍怍謂顏色變即不和

之意

案此緊承上終身弗辱來人之生也性受之天形受之親全而受者全而歸聖人者天之孝子也終身一有所辱則當祭何以對天何以對親此心必有愧赧而不自安者故惟聖人孝子乃能不怍也蓋心有所怍則心已不在祭而敬忠皆失豈復能鄉親而欲親饗之不可得已鄭專以色言似隔　又案說文勿字似旂脚一麾三軍盡退勿勿者雜念盡除專一鄉之

之意先儒謂戒禁他念亦稍隔此說亦可備一解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

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

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

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

饗之必樂已至必哀樂音洛

正義鄭氏康成曰如不欲生思親之深也明發不寐

謂夜而至旦也祭之明日謂繹日也孔疏案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

於太廟壬午繹是言繹之夜不寐也二人謂父母祭之明日為繹也

孔氏穎達曰此一節明文王祭思親忠敬之甚文王思念死者意欲隨之而死似不復欲生也廟中上不諱下於祖廟稱親之諱如似見親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觧祀之忠敬之事惟文王能如此與與是不執定之辭詩乃幽王小雅小宛之篇而云文王詩者記者斷章取義詩人陳文王之德以刺幽王亦得為文王詩也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者既設繹祭之

饗而致於神其夜又從而思之也饗之必樂已至必哀者孝子想神之歆饗故必樂又想及饗已至之必分離故必哀也　方氏慤曰事死如事生所謂如在也思死如不欲生所謂至痛極也忌日必哀所謂有終身之喪也稱諱如見親所謂聞名心瞿也明發者發夕至明也祭之明日猶且如此而況祭之正日乎於將祭而齊焉則逆思其所以去故曰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者以其饗之必樂已至

必哀故也饗之必樂則樂致其來已至必哀則哀思其去前經言樂以迎来哀以送往正謂是矣　慕容氏彥逢曰此言惟文王然後能盡饗親之義自事死如事生以下皆言至誠之盡非文王孰能之生者人之所欲思死者至於不欲生則其至性可知矣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者心有所屬也凡此皆本於心非由外作故曰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言非特見其身而已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如生事

之先意承志也沒而思之猶如此非文王其孰能之明發不寐言未祭也饗而致之言方祭也又從而思之言既祭也自未祭至於既祭思親之誠續而不絕無須臾忘焉其愛敬之心至也歟其饗也如見親之在焉故必樂已至矣則念其將往也故必哀饗之必樂申前文饗而致之之義已至必哀申前文又從而思之之義朝與陽俱來夕與陰俱往因其往來而哀樂從之朝踐主享饋孰主食亦禘嘗之義也一日而

陰陽分焉故樂與哀半　陳氏祥道曰生事之以禮故事之之日喜與懼半死祭之以禮故祭之之日樂與哀半　陳氏澔曰如不欲生似欲隨之死也宗廟之禮上不諱下故有稱諱之時如祭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也如欲色然言其想像親平生所愛之物如見親有欲之之色也詩小雅小宛之篇明發自夜至光明開發之時也文王之詩言此詩足以咏文王也饗之必樂迎其來也已至而禮畢則往矣故哀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如欲色然以時人於色厚假以喻之二人容尸侑也　孔氏穎達曰王肅解欲色如欲見父母之顔色鄭何得比父母於女色又案有司徹上大夫儐尸别立一人為侑以助尸似鄉飲酒禮介之副賔也繹祭與儐尸同故知二人容尸與侑也

案二人只指父母為是云尸侑非也事死者四句統論平日所謂終身之憂也稱諱如見親方氏聞名心瞿之説為是不必粘定廟中祀之忠也二句方説祭

時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十字一句言如見親於所愛之人其色若欲接之於所愛之物其色若欲玩之若欲食之也鄭說可通王說欲見於上如見字反

隅

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子贛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

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慌惚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趨音促數色角反贛貢同濟子禮反樂音岳慌況往反惚音忽

正義鄭氏康成曰嘗秋祭也親謂身親執事時也慤與趨趨言少威儀也趨讀如促數之言速也漆漆讀如朋友切切孔疏漆非形貌之狀故讀如切自反猶言自脩整也容以遠言非所以接親親孔疏凡接親親不事容貌又相親近容以自反言非孝子所以事親也及與也此皆非與神明交之

道也天子諸侯之祭或從血腥始孔疏卿大夫以下從饋熟始至反饋是進孰也孔疏皇氏云初祭尸入於室後出在堂尸更反入而設饋故云反饋定本又作及薦俎豆與俎也慌惚思念益深之時也豈一端言不可以一槩也禮各有所當行祭宗廟者賓客濟濟漆漆主人慤而趨趨孔氏穎達曰此記仲尼嘗祭之儀濟濟是容貌自疏遠漆漆謂容貌自反覆而脩整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此賓客之事何得神明之與交更覆結云孝子何得濟濟漆漆之有言不得

有也樂成謂設饌進孰合樂成畢薦俎謂薦其饋食之豆并牲體之俎也進饋之前與神明交貴其誠敬進饋之後人事之盛故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謂助祭之人於此特致其濟濟漆漆賔客之事若孝子自濟濟漆漆此乃賔客之事何得怳惚思念之有乎

方氏慤曰奉薦而進謂子奉所薦之時物而進之於其親也索其親也鄭注與其行也對謂身親執事方直指其親而言以奉薦而進其親也為句與注異亦通

慤言奉之之容完實而無文趨趨以數言行

之之節收攝而不疏濟濟者威儀之齊而逺則優游而不迫漆漆者威儀之飾自反則反覆而不茍濟濟者之逺則異乎趨數者矣漆漆之自反則異乎慤者矣序其禮樂則先後得以不失其倫備其百官則小大得以各正其事故君子於是致其濟濟漆漆也致其濟濟漆漆則非以慌惚與神明交矣故曰夫何慌惚之有恍焉若無惚焉若有神人之道幽明之際以誠心交之其狀如此

存異王氏肅曰容也逺也容當為客案容字連上謂濟濟之容漆漆之容王說非是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宫室既脩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比必利反屬音燭勝音升與音餘

正義鄭氏康成曰比時猶先時也虛中言不兼念餘事也既脩既設謂掃除及黝堊百官助主人進之也諭其志意謂使祝祝饗及侑尸也或猶有也言想其彷彿來　孔氏穎達曰自此至成人之道廣明孝子祭祀之義虛中以治之言心中惟思此祭而已廣雅洞洞屬屬敬也恭敬心甚如舉物之弗勝心所奉持如似將失於物此孝子心敬之至極也既薦其俎於是使祝官啓告鬼神曉諭鬼神以志意其思念情深

恍惚似神明交接庶望神明或來歆饗是孝子之志意也　方氏慤曰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此慮事之所以豫也天之所生地之所産苟可薦者莫不咸在此具物之所以備也豫則無不及之時備則無不足之用齊者心不苟慮必依於道凡以致其虛而已脩以葺其舊設以飾其新百物既備則凡祭所用之物無所不備矣祝以孝告而諭人之志意於神嘏以慈告而諭神之志意於人神人相諭如是而祭

庶幾乎神或饗之庶者幸而不必之辭或者疑而不定之辭郊特牲言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正謂是也　吳氏澄曰此一節其節有三虛中以治之一也此祭之先也奉承而進之二也此祭之始也夫婦奉承致愛也而又洞洞屬屬以致其忠敬焉奉承而進之三也此祭之中也百官奉承致敬也而又諭神交神以致其愛焉

案如弗勝如將失之是極擬其奉承而進之之容也

疏謂如弗勝是祭事如將失其親容而弗獲見非然也

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當盡己而已如居父母前將受命而使之　孔氏穎達曰盡慤謂心盡其慤也而慤焉謂外亦慤焉其信與敬皆處内内有其心外著於

貌禮包衆事故不云而盡其禮云不過失則是禮也

孝子祭時進之與退必恒恭敬如似親聽父母之命而父母或使之也　陳氏澔曰禮有常經不可私意為隆殺故曰盡其禮而不過失焉

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詘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絶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詘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敖也已徹而退

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詘求勿反齊如字又側皆反敖五報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詘充詘形容喜貌也進之謂進血腥也愉顔色和貌也薦之謂進孰也欲婉順貌齊謂齊莊固猶質陋也而忘本而衍字也　孔氏穎達曰此明孝子之祭觀其貌而知其心孝子之祭可知也以下諸事是也其立之也言孝子尸前而立也已徹謂祭畢已徹饌食　方氏慤曰孝子之祭可知者言

觀其祭可以知其心也立之言方待事而立也進之言既從事而進也薦之言奉其物而薦也退而立言其進而後退也已徹而退言既薦而後徹也葢退而立則少退而已已徹而退則於是乎退焉詘身之屈愉色之愉欲則心之欲也退而立如將受命則順聽而無所忽焉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絶於面則愼終如始矣　陸氏佃曰立而不詘以其恃親故謂之固進而不愉以其憚親故謂之踈薦而不欲若不得已

而後薦也不愛莫大於是退立而不如受命敎也始立如此是固也非敎也凡祭以齊為本方祭嫌於不愉祭已嫌於不齊已徹而忘之是之謂忘本　輔氏廣曰立以身言故曰詘進以貌言故曰愉薦以心言故曰欲退而立如將受命誠敬屬屬乎進退之閒也已徹而退有敬齊之色誠敬屬屬乎終始之際也色非可以偽為也

案親者身之本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謂吾事畢

矣則已忘其親故曰忘本先儒謂本於德本於孝由其心之不誠故如是則以本字屬人子説當云無本非忘本也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奉芳勇反儼魚撿反恪苦各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和氣謂立而詘成人既冠者然則

孝子不失其孺子之心也　孔氏穎達曰嚴謂嚴肅威謂威重儼謂儼正恪謂恭敬四者非事親之貌事親當和順卑柔也　方氏慤曰愛者心也心動則氣隨之氣形則色隨之色見則容隨之故言之序如此和也愉也婉也皆生於愛之深者也　陳氏澔曰和氣愉色婉容皆愛心之所發如執玉奉盈如弗勝將失皆敬心之所存愛敬兼盡乃孝子之道

通論方氏慤曰夫為人子者髮必髧髦衣必青純居

不主奥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財不私有也言不稱老也貴為世子而齒讓必行於學尊為大夫而車馬不敢受於朝凡以成人之道非所以事親而已　慕容氏彥逢曰君子所性本於仁深愛則仁之心和則仁之氣愉則仁之色婉則仁之容故曰仁人之事親

存疑孔氏穎達曰言孝子對神容貌敬慎如執持玉之大寶如奉盈滿之物

案此節是孝子事生之容朱子訓色難全引此可見記者言祭而以此結之正見孝子事死如事生也孔氏亦以祭言泥矣又如執玉四語固是敬然敬正由深愛出非謂愛又須敬愛敬闕一不可也

總論吳氏澄曰以上十節皆言祭之義此一節總言孝子事親之愛敬或生而事之或死而祭之一皆如此也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

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徳何為也為其近於道也貴貴為其近於君也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慈幼為其近於子也長竹丈反為于偽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治國有家道　慕容氏彦逢曰先王所以治天下者在順乎民所以順民者在因其性五者民性之所有人道之所先天下莫不貴者道也尊無二上繼天而為之子位莫貴焉者君也道者所由而行君者所恃而治孰有大於斯凡有徳者能

得道者也凡有爵而貴者佐君而理者也為其近而貴焉則所貴者廣矣親生我者也兄先我者也子承我者也人之所以為人盡於此三者於親致其孝於兄竭其敬於子盡其慈人道備矣貴老則凡在已上者欲其同於親所以廣孝也敬長則凡在已右者欲其同於兄所以廣敬也慈幼則凡在已下者欲其同於子所以廣愛也先王推其所為至於如此則天下之大莫能外焉宜其可以運諸掌

總論孔氏穎達曰自此至國家也一節論貴德及孝弟之事

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領天下國家也王于況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天子有所父事諸侯有所兄事謂若三老五更也天子袁諸侯興故曰霸　孔氏穎達曰以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故雖天子之尊必有事

之如父者謂養三老也教民禮順莫善於弟故雖諸侯之貴必有事之如兄者謂養五更也因人心之孝弟即以孝弟教人是因而不改案天子諸侯俱有養老之禮皆事三老五更故文王世子注云三老如賓五更如介但天子尊故父事屬之諸侯卑故兄事屬之　方氏慤曰於天子言父於諸侯言兄者以弟不足以盡天子之德而諸侯未足以盡孝之道故也先王之教因而弗改者因其良知良能而教之也孩提

之童無不知愛其親故先王因而弗改則教之以孝焉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先王因而弗改則教之以弟焉先王有孝弟之教如此則上足以承父兄下足以令臣庶而刑於四海矣故曰所以領天下國家也　輔氏廣曰孝生於仁弟生於義仁可以包義義未足以盡仁故有近王近霸之説

存疑王氏曰王孝霸弟此非孔子之言

存異項氏安世曰古人謂事親為仁敬長為義王者

以仁覆天下故至孝近之君之道主乎仁也霸者以
義尊王室故至弟者近之臣之道主於敬也不曰君
臣而曰王霸者極其至者而言之也王者君位之極
霸者臣位之極也古之所謂霸者即伯字也諸侯之
長也自孟子荀子推明王霸之辨而後學者以霸為
羞故此章遂不可通殊不知孟荀所闢謂春秋時五
霸耳由威文以前堯舜之四岳夏殷之二伯文武時
周召為二伯成王時大公為侯伯康王時召公畢公

為二伯是亦可羞乎

案各經不言霸惟孔孟于桓文之屬謂之霸祭法言共工氏之霸亦因孔孟之說而追稱之非古誠有所謂霸也項混霸于伯致以周召二伯為霸此與援儒入墨者等耳堯舜四岳夏殷二伯之說又直以注疏傅會語為墨守矣尚謂學者考古不精不亦過歟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

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錯千路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親長父兄也睦和厚也尊長出教令者　孔氏穎達曰人君欲立愛於天下從親為始言先愛親也已愛親則人亦愛親是教民睦也欲立敬於天下從長為始言先自敬長已能敬長民亦敬長是教民順也睦則恩慈故云慈睦民既慈睦則貴所有之親民心和順不有悖逆故貴用在上之教命

馬氏晞孟曰愛所以為仁敬所以為義事親者仁

之實故立愛自親始從兄者義之實故立敬自長始

方氏慤曰相親之謂睦不悖之謂順堯典曰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則睦固出於愛親矣孝經曰以敬事長則順則順固出於敬長矣能慈睦則相親而不離能敬順則從命而無逆

總論孔氏穎達曰此一節明愛敬之道自此以下皆展轉相因廣明其事者蓋記者雜錄以事類相接為次非本相因之辭也

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祭者吉禮不欲聞見凶人　孔氏穎達曰此論郊祀之禮以是吉禮大事故喪與凶服皆辟之　方氏慤曰吉禮莫重於祭祭禮莫大於郊故不敢以凶事干吉禮焉然非敬之至又安能如是

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於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刲取膟膋乃退爓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從才用反碑彼皮反袒徒旦反鸞力端反刲苦圭反膟音律膋力彫反爓

音尋

正義鄭氏康成曰祭謂祭宗廟也穆子姓也孔疏姓生也子孫是昭穆所生言穆者文不備方氏慤曰父為昭則子為穆故以穆言之答對也序以次第從也序或為豫麗猶繫也毛牛尚耳以耳毛為上也膟膋血與腸間脂也孔疏膟血也膋牛腸間脂爓祭祭腥祭爓肉腥肉也湯肉曰爓孔疏腥肉即禮運腥其俎爓肉即禮運孰其殽此先爓便文耳湯肉不全熟以鬼神異於生也若小祀則煮熟之所云一獻孰孔氏穎達曰此明祭廟牽牲致敬君牽牲時子姓對君共牽牲卿大

夫佐幣士奉芻依次從君也牲以紖繫著中庭碑將殺牲卿大夫袒取牛毛薦之耳主聽故以耳毛欲使神聽之用鸞刀封割牲體又取血及腸間脂血以供薦而膋以供炙肝及爇蕭也乃退謂殺牲竟而取卿大夫所封血毛膟膋薦之竟而退也祭有三節此一節竟故退薦膟膋之後以俎載爓肉腥肉而以祭祭卒而退是恭敬之至極也　方氏慤曰荅君必以穆示父子合敬而致其力也卿大夫從君而在穆後故

曰序從言不失先後之序也袒示其用力之勞也毛牛則告全故也尚耳欲神之聽之雜記周官謂之衈也郊特牲言肉袒親割此言卿大夫者卿大夫相君故也鸞刀以封取聲和而後斷也取膟膋將以染蕭而焫之也爓則向乎孰矣腥則全乎生而已夫祭之日内之父子外之君臣周旋反覆從事至於如此故曰敬之至也　葉氏夢得曰牽牲而入廟門麗於碑所謂納牲詔於庭也毛牛尚耳者所謂升首於室也

封取膟膋以合羶香所謂臭陽達於牆屋也祭爓腥而退所謂至敬而不享味也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日者以其光明天之神可見者莫著焉以朝及闇謂終日有事孔疏周人尚文祭百神禮多故以朝及闇彼季氏大夫之家禮儀應少亦以朝及闇故夫子譏之

孔氏頴達曰自此至天下之和論郊祭及日月之義郊之祭者謂夏正郊

天於此郊時大報天之衆神天無形體懸象著明不
過於日月故以日為百神之主配之以月自日以下
皆祭特言月者但月為重以對日耳　馬氏晞孟曰
周官掌次職云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注云大次始
往所止居小次既接祭退俟之所是與諸臣代有事
也惟其與諸臣代有事故雖以朝及闇而不繼之以
倦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闇昏時也陽讀為曰雨曰暘之暘

孔疏洪範庶徵暘謂亢暘乾燥日中乾燥異於昏明恐人以晝陽夜陰終日而祭故讀從暘謂日中時也朝日出時也夏后氏大事以昏殷人大事以日中周人大事以日出亦謂此郊祭也孔疏檀弓大事非止是喪亦兼諸祭故云亦謂此郊 孔氏穎達曰蓋天地獨為壇其日月及天神等共為一壇故日得為衆神之主也 劉氏敞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此言周人尚赤先日欲出之初猶逮及闇則可行祭事矣稍後則晝晝則與殷人日中相亂 楊氏秀曰或謂郊祀上帝則百神從

祀然乎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傳記屢言之竊意垂象著明莫大於日月日月之明即天之明也故祭天而主日配以月非必百神悉從祀也案郊為大祭儀節應多非終日不能畢上闇字以日未出時言陳氏澔所謂昧爽以前是也若如鄭昏時説不幾于禮器繼燭之譏耶陽以日出言即禮器質明蓋平旦之氣斯可以交神明日中則太晏矣下闇字以昏時言以朝及闇者謂日出行禮至昏而畢即

疏所引禮器質明及晏是也劉說約畧大意以日欲出而其時猶闇其說亦近但只說得以朝闇未說到以朝及闇要知鄭注終日之說本確不可移劉有心求異宜其戾耳　又案周禮大司樂冬至圜丘以天神皆降為說則天神無不在矣楊說未安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別彼列反巡依注讀沿又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幽明者謂日照晝月照夜端正也

巡讀如沿漢之沿謂更相從道陸氏佃曰巡讀如字致若冬夏致日春秋致月其相巡也以相濟也　陳氏澔曰終始相巡只是終始往來周流不息之義不必讀沿　案三說相兼乃備蓋相沿故不息不息故相濟也　孔氏穎達曰此經皆據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祭日於壇謂春分也祭月於坎謂秋分也月為幽日為明日在壇月在坎是殊別幽明制定上下也日為陽在外月為陰在內令祭日於東用朔旦之時是為外祭月於西用鄉夕之時是為內是

以别外内以正其位也陰謂夜陽謂晝夏則陽長而陰短冬則陽短而陰長是陰陽長短也月之與日同行黄道其晦朔之日月與日同處自朔之後月與日先後而行至月終日還與月同處是終始相廵也陰陽和會是致天下之和也　方氏慤曰壇之形圜而無所虧以象日之無所虧而盈也坎之形虚而有所受以象月之有所受而明也且封土為壇其形髙而顯鑿土為坎其形深而隱一顯一隱所以别陰陽之

幽明一髙一深所以制隂陽之上下東動而出西静而入出則在外入則反内故東西所以别隂陽之外内東為陽中西為隂中中則得位故東西所以端隂陽之位别幽明之道然後能制上下之分别内外之所然後能端隂陽之位言之序如此且壇坎者人為之形故言制東西者天然之方故言端日出於東言其象出於天地之東也月生於西言其明生於輪郭之西也日言出於東則知為入於西堯典於東曰寅

賔出日於西曰寅餞納日者以此月言生於西則知為死於東揚雄言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者以此日之出入也歷朝夕晝夜而成一日月之死生也歷晦朔弦望而成一月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而隂陽之義配焉陽道常饒隂道常乏故運而為氣賦而為形凡屬乎陽者皆長屬乎隂者皆短一長一短終則有始相巡而未嘗相絶故以是致天下之和者隂陽相濟之效也獨隂而無陽獨陽而無

陰是同而已又何以致乎　慕容氏彥逢曰北雖為陽生之方然陰居其半則出而未離乎内南雖為陰生之方然陽居其半則入而未離乎外故惟東西然後可以别内外也東南為陽而東陽中也於陽為純西北為陰而西陰中也於陰為純至於南北則陰陽雜矣陰陽雜則非所以正其位也故惟東西然後謂之端其位

存疑劉氏彝曰冬至大報天於圜丘而主日位日於

壇東以象其所出位月於壇西以象其所生東為主故曰内西為賓故曰外　葉氏夢得曰日月既以並祭不可不别其方日陽也陽主乎闢闢則壇升而在上以别乎明月隂也隂主乎闔闔則坎險而在下以别乎幽

案郊之祭主日配月以祭天而及之此從祀也春分祭日於壇秋分祭月於坎此專祀也孔疏甚明劉氏謂冬至位日於壇東位月於壇西反汨而亂之且與

本經祭月於坎違矣所云日東為主曰內月西為賔曰外是男內女外也於義不悖乎葉氏言日月並祭不可不别其方既並祭矣如何一壇一坎竊意從祀則皆壇陽為主而陰從之專祀則一壇一坎辨陰陽也

通論陳氏祥道曰古者之祀日月其禮有六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一也玉藻曰朝日於東門之外祭義曰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二也大宗伯

四類於四郊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三也大司樂樂六變而致天神月令孟冬祈來年於天宗天宗者日月之類四也覲禮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於南門之外禮月於北門之外五也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六也夫因郊蜡而祀之非正祀也類禜而祀之與覲諸侯而禮之非常祀也春分朝之於東門之外秋分夕之於西門之外此祀之正與常者也日言朝則於日出之朝朝之也月言夕則於月

出之夕夕之也日壇謂之王宮以其有君道故也月壇謂之夜明以其昱於夜故也其次則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其牲體則實柴其服則玄冕玄端其圭之繅藉則大采小采禮之之玉則大圭邸璧祀之之樂則奏黄鍾歌大呂舞雲門玉藻十有二旒龍衮以祭玄端以朝日於東門之外則龍衮玄端皆言其衣也衣玄端之衣則用玄冕矣鄭氏改玄端為玄冕不必然也虞氏釋國語謂朝日以玄冕然祀上帝以衮冕

而朝日以圭璧與張次設帟一切殺於上帝則其不用衮冕可知矣周禮於掌次之次帟案於典瑞之大圭鎮圭繅藉言朝日而已則夕月之禮又殺乎此也

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致義則上下不悖逆矣致讓以去争也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也雖有奇邪而不治者則微矣悖布内反去起吕反奇紀宜反邪似嗟反治直吏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因祭之義汎說禮也致之言至也使人勤行至於此也至於反始謂報天之屬也至於鬼神謂祭宗廟之屬也至於和用謂治民之事以足用也物猶事也變和言物互文也孔疏事必須和和能立事故云互也

孔氏穎達曰此明禮之大用凡五事若微猶少也

能行之得理則天下治矣和謂百姓和諧用謂財用豐足義謂斷制得宜讓謂遞相推讓反始報天是厚重其本祭祀鬼神是尊嚴其上民豐物用則知榮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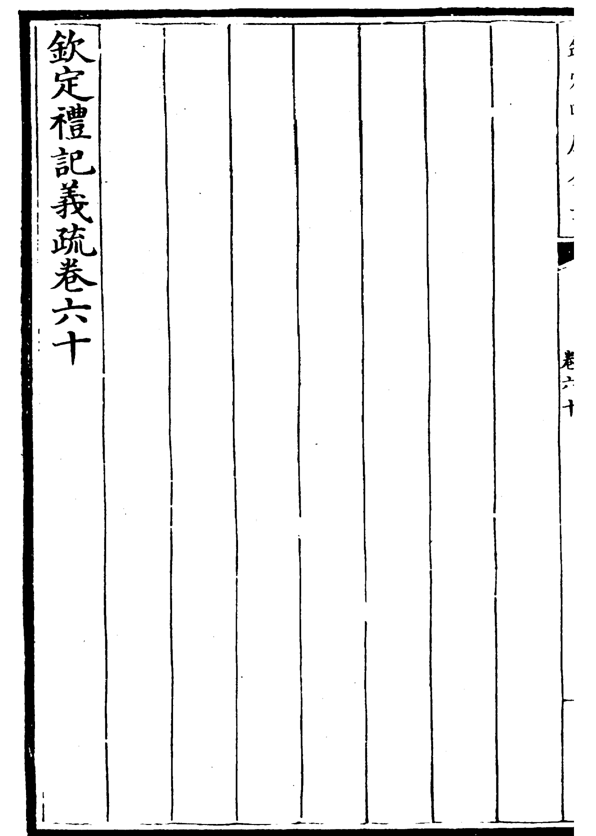
禮節故可立人紀義能除凶去暴故上下不悖逆合此五者以治理天下之禮雖有奇異邪惡異行不從治者亦當少也　吳氏澄曰和用猶言利用和者利於人而不乖戾之謂義謂君臣之上下父子之尊卑兄弟之長幼夫婦之外内各得其義也讓則宗族鄉黨相推遜也致和用者利民之用厚民之生也致義致讓者正民之德也先言和用富而後教之也　方氏慤曰用志不至不足以立禮用力不至不足以行

禮故每以致言之致反始致鬼神所以盡天道致物用致義讓所以盡人道天人之道可合而不可離必合此五者然後足以治天下之禮奇言其無常邪言其不正　劉氏彝曰聖人正德以事天敬祭以迎氣是以大報天而主日其致者五焉一曰致反始者萬物成性必始於天聖人受命亦始於天將篤其末必厚其本此郊祭所以教天下反始之敬也二曰致鬼神者天地有神以司其化育宗廟有鬼以基其治平

惟聖人為能尊祖配天必致其饗致天下敬於鬼神也三曰致和用者郊祭天地所以致陰陽之和而民人康矣所以致萬物之豐而邦用足矣四曰致義者天地者萬物由之以生也父母者子孫由之以生也聖人郊祀所以父母乎天地也兄姊乎日月也致人倫之義於天下而知所以勉乎孝弟矣五曰致讓者平治天下教化天下衣食天下革其悖亂之心而納之中和之域弭其六極而錫之五福皆聖人為之具

是五德莫與比隆而弗敢有其功乃嚴郊祀讓德於天俾天下力行其善而弗敢有其善郊使之然也合此五善以為禮之本則天下之禮不失其本矣在其微末不足道也

案此節鄭氏泛說平說劉氏因上言郊幷而屬之郊似偏說經却透闢經脈尤貫注即以此結上兩節可也



欽定禮記義疏卷六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李學錦

謄録監生臣任頡

謄録監生臣劉銓瑛